东北偏东

中国首部反黑小说

2

永远的晴天

张晓宣◎作品

中国工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首部反黑小说

东北偏东

2

永远的晴天

张晓宣◎作品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北偏东. 2 / 张晓宣 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008-4166-1

Ⅰ.东… Ⅱ.张… Ⅲ.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8960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62350006(总编室);(010)62379038(编辑室)
发行热线:(010)62045450　62005042(传真)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200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19.5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更正声明

因虚构小说《东北偏东》第一部中有些人物使用了某些亲友和熟知的人的真实姓名，图书出版后给这些人带来了不必要的误解，并造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不便。为此，借《东北偏东》第二部出版之机，作者在此特表歉意，并做如下更正：

李红——李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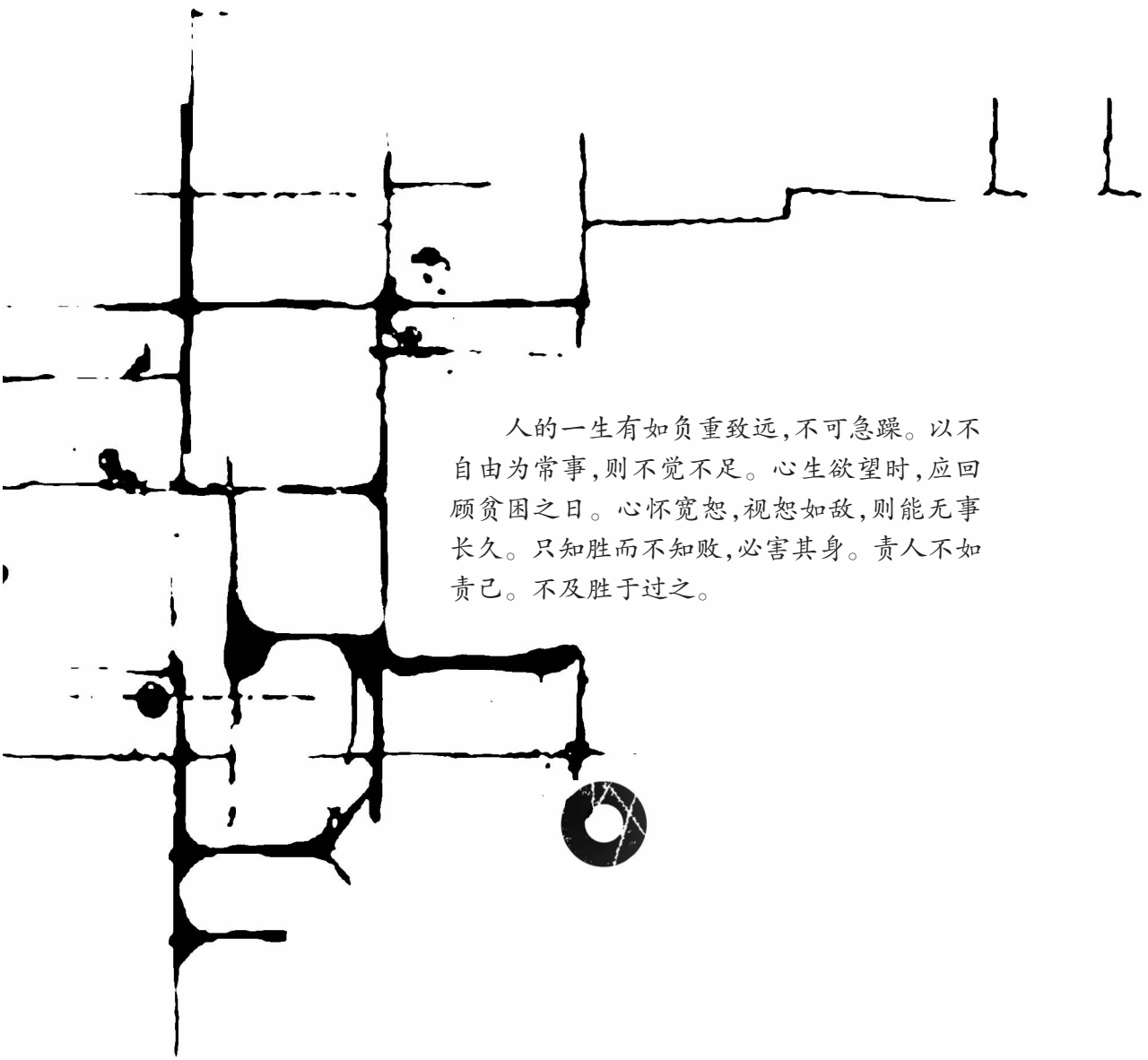
许杰——许德

柴宏——周横

球子——团子

另：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也属巧合。

——作者注



人的一生有如负重致远，不可急躁。以不自由为常事，则不觉不足。心生欲望时，应回顾贫困之日。心怀宽恕，视恕如敌，则能无事长久。只知胜而不知败，必害其身。责人不如责己。不及胜于过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时不与兮岁不留，一叶落兮天地秋。

转眼间已是一九九七年的年初，早在元旦之前，李玉庚就已经开始为寒假回江西老家做起了准备。六年了！他在山花烂漫时离开幽远深沉的井冈山来到这座城市,至今已整整六个年头没有回去过了！六年寒暑，他终于学有所成，从一个怀揣梦想的游子成长为一名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多年寒窗苦读、人世冷暖在现在的李玉庚看来都已成为过眼云烟，而真正重要的，是他终于可以放下心里的包袱，松一把劲儿泄一口气儿，以全新的身份回家乡看一眼了！

他在宿舍里打开了簇新的旅行袋，把昨天刚买到的东北特产人参、鹿茸和黑木耳放进去。旅行袋很大，尽管已经装了很多东西却还是不满。李玉庚有条不紊地整理着，心里盘算着袋中物品的分量，家人、亲戚、村里乡邻，哪些人送哪些礼物，送多少，都是他需要认真思量的问题。想象着那一张张曾经熟悉而又遥远的面孔，在见到一个全新的他后，可能会是怎

电子书

样的表现时，他心里多少有些期待和难以抑制的兴奋。

“李三根这孩子有出息了!”他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这句话，估计那些长辈会这么说。在他的家乡，几乎所有男孩的小名都叫根，而女孩就只是简单地叫女，像他的妹妹就叫五女，只有男孩才是家里的根，是家里的希望。李玉庚在家排行第三，根据习俗自然叫李三根，这名字他用了很多年，只是后来上了中学才改成了现在的名字，那个“庚”字也是取了“根”的谐音。

“还有这么多空地方，再弄点儿什么给你家里人呢?”在旁边帮着整理行李的骆蔚柔声问了一句，把李玉庚从短暂的遐想中拉了回来。

“明天再去买些糖果小食品啥的，到时可以给村里的小孩子，实在不行就给一点儿钱吧。”李玉庚微笑着答道。看着骆蔚绿毛衣下窈窕丰满的身躯，他不禁心下一动，走到骆蔚背后一把抱住她，把脸贴到她圆嫩的下巴上，骆蔚身上散发的香气让他有些陶醉。

“要不明天我把别人送我爸爸的那几盒蛤蚧油拿来吧，送给你妈妈，听人说那个很补的，你妈妈不是身体不太好吗……”骆蔚扭过脸说道，李玉庚顺势吻住了她小巧的嘴，两个人开始相拥接吻。

自从考上了研究生，李玉庚就从以前那个八人挤住的本科生宿舍搬到了现在这个条件要好得多的研究生楼，两人住一个房间，而同屋的那个人去了日本留学，就等于他一个人在住，所以他并不担心会有人来打搅。

骆蔚忘情地回吻他，仰着头，闭着眼睛，陶醉其中。他差不多每次都是这样，其投入程度让李玉庚始终对和她接吻这件事兴趣盎然，并跟着认真。在这方面，他有些笨拙，接吻本身并未让他得到任何快感，倒是这种肌肤贴近的亲密感，以及骆蔚享受的表情让他喜欢。

在骆蔚顽皮地把舌头探到李玉庚嘴里时，李玉庚胸中不由得升腾起一团烈火，情不自禁地把她抱得更紧了，一只手还故作迷乱地伸进骆蔚的衣

电子书

服里向上游，去探索那对向往已久的乳房。

“不……不要……”呼吸急促、满脸通红的骆蔚又像往常那样推开他，让他备感扫兴，脸上的表情也瞬间凝固，虽然他什么都没说。

“玉米，对不起……”骆蔚面带愧疚地轻声说，“玉米”是骆蔚对李玉庚的专用爱称。

“没事儿……”李玉庚大度地笑笑，在骆蔚的额头上轻吻了一下然后放开她，多年压抑的生活使他变得懦弱而缺乏侵略性，所以每次他都不坚持，更不会为此恼羞成怒发脾气，虽然每次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因为欲望，还有更重要的意味，骆蔚的态度起码让他觉得，他还没有完全得到这个自己心仪的城市女孩。

“这个送你妹妹吧，是我最喜欢的本。”骆蔚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笔记本递给他，是那种包装华美、带有一把仿古小锁的高档货。

“谢谢……”李玉庚装出一副很替妹妹开心的模样接过小本，但心里却很清楚，他那因为家境困难、只读到小学就辍学回家务农的妹妹，虽然才刚刚十九岁，在农村却已到了嫁人生子的年纪，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她并不需要，但什么是她最需要的呢？这个问题他也想不透，离开家久了，他觉得自己离家乡、离家里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唉，真想和你一起去，看看井冈山，看看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想象一下都觉得美极了……”骆蔚无限向往地说，李玉庚曾向她描绘过的家乡美景她倒一直念念不忘。

“我也想啊，等以后你妈同意了，我一定带你回去。”之前，李玉庚还真的想过要带骆蔚回去。带这样一个洋气美好的城市女朋友回家，无疑会给他这次的回乡之旅锦上添花，只可惜骆蔚的妈妈关姨坚决不同意，此事才只好作罢。

“到时间了，我们走吧。”骆蔚看了看表，然后起身整理了一下有些乱

的头发，穿上羽绒服，又帮李玉庚把衣服穿上。

“下午你有课吗?”李玉庚问。

“没课，我下午陪赵梅出去一趟，然后去图书馆，你完事后去那儿找我吧。”

“好的，咱们五点钟图书馆见。”两人吻别后，一起走出了寂静无声的研究生楼。

千里冰封的寒冬时节，校园里除了被人工清理出来的马路外，到处白雪皑皑，寒风呼呼地刮着，气温低得让所有人都把自己裹成了臃肿的粽子。两人吐着白色的哈气在学校门口分手，骆蔚回她自己的学校，李玉庚则走进了学校外一栋挂着“松和公司”牌子的四层办公楼。他每天下午的进修就在这里。

这几年，李玉庚过得相当舒心，感觉一切都按自己的想法在一步步走上正轨。先是在大学后期找到了跟自己专业相关的兼职，有了不错的收入，不用再顶着“特困生”的帽子低声下气地苟活于众人面前，然后就是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本校本专业的研究生，带工资上学，而且和其他专业研究生有所不同，在学校和日本一家著名财团合作开办了以开发计算机软件为主的松和公司后，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一下子变得吃香起来，李玉庚他们这些在读研究生每天下午就像上班一样出现在松和公司，参与一些项目的开发研究，每个月补贴高得甚至超过一些刚参加工作的助教的工资了。可别小瞧这个外表不起眼的松和公司，它竟然是本市产值最高的中外合资企业，有整个东北都数得上的大型机房，大部分项目是为日本企业开发的，直接出口收美元。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事儿也让李玉庚心动不已，那就是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将有机会被送到日本培训深造，听说那些之前去的学长们，每人回来都能弄个一二十万，有的干脆留在了日本。即使抛开这些不谈，作为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李玉庚也相信只要自己有足够的实力，

电子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根本不用担心未来，无论如何，一个金碧辉煌的前程都在等着他，更何况他还找到了骆蔚这样让他满意的女朋友。

从在图书馆见到骆蔚的第一眼，李玉庚就有一种一见钟情想要去追求的冲动，一个气质文静、优雅、纯洁的都市女孩，举止与外表都透着良好的生长环境和生活习惯下才会有的恬淡完美。这种女孩可是他最为向往的，可以满足他对女性的全部美好幻想。所以，打从看见骆蔚的那天起，他就难以抑制地喜欢上了这个每天都安静地坐在图书馆里看书的女孩。那种爱慕就像一个饱尝艰辛、伤痕累累的野兽注视着被呵护和关爱的宠物。世间事往往就是这么奇怪，骆蔚很羡慕那种自强自立而又自由的生活，即使付出艰苦也觉得期待，李玉庚则正好相反，他渴望的却是骆蔚正无奈地过着的那种生活。所以，两个人互相吸引也就顺理成章了。

李玉庚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把骆蔚追求到手，正是由于自己过往那些苦难经历和不愿受命运摆布的苦苦挣扎，打动了她那颗不甘平庸的心。他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和平时期的另类英雄，虽然他对自己都没什么信心，可这似乎并不妨碍他用最生动、最煽情的语言来描述他的过去。一切都让骆蔚深信不疑。而实际情况却是，李玉庚并不愿意把心里最真实的感受完完全全地呈现在别人面前，他早已习惯了躲在人群后，即使对自己喜欢的女孩，也放不开。

当李玉庚向骆蔚描述家乡那美丽的映山红时，心里想的却是曾经压在背上的一个竹篓，那是他的书包，他背着它翻山越岭、风雨无阻地走了六年。那寒酸的、破旧不堪的竹篓，早已超越其本身的重量和功能，像随时会吞噬他的大山一样重重地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压得他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对这个世界了解越多，他就越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愤懑，如果他能有一个像骆蔚那样的生长环境该有多好啊！那他可以不用担惊受怕，不用受苦受难，不用压抑封闭，他很聪明，也有足够的智慧和

电子书

志气，凭什么做二等公民呢？而且，他也可以用他同样敏感、同样美好的心灵去更多地留意所有的真善美，所有的风花雪月。

又一个六年，恰似他生命中的一个轮回，只是境界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终于能放下上一个六年里压在身上的竹篓，背起崭新的双肩背囊，里面装的也不再是遥远的希望，而是完完全全的幸福果实。

“哎呀，我的李哥呀，你可算来了，快帮我看看这段咋弄？”李玉庚进了办公室刚坐到自己的电脑前，就被满脸堆笑的同事张群拽过去帮忙。张群是李玉庚的大学同学，本地人，爸爸是学院后勤处的副处长，平日里一贯嘻嘻哈哈，本科四年光看他吃喝玩乐搞对象了，以前没什么来往，没想到上了研究生进了松和公司后，这人对李玉庚突然热情起来。张群是本科毕业后托他爸爸的关系进的松和公司，专业上差很多，难免要时常找李玉庚帮忙。尽管内心里李玉庚很瞧不起这种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但还是会时常帮他，反正办公室包括系里的人都看在眼里，谁让自己是个优秀的佼佼者呢！

“原来是这样啊！我咋就没想到呢？你看我笨的，谢谢啊好哥们儿，改天请你吃饭……”张群表情夸张地再次签了一张从未兑现过的空头支票，李玉庚微笑着回到自己座位上开始工作。他的导师一年中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日本，更多的时候都是助教或别的教授来带他，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是每人分些任务和课题，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就可以，倒也轻松自在。

李玉庚熟练地敲着键盘，各种数字和字母跳跃在显示屏上，他渐渐沉浸其中。这工作他太喜欢了，每次坐到电脑前他都有种拥有整个世界的踏实感，仿佛一切都尽在十指间，随心所欲，挥洒自如。他不太善于表达也不喜欢交际，除了看书学习，就是坐在电脑前噼里啪啦地敲键盘，那用的是另外一种语言，一样有交流有沟通。

电子书

“李哥，电话……”每次电话铃响张群总是第一个跑过去接，平时电话找他的也多。

“喂，请问是李玉庚同学吗？”

“是我，你是哪位？”李玉庚这辈子除了和骆蔚谈恋爱时偶尔在宿舍的收发室接几个电话外，还没怎么用过电话，所以一拿起电话他心里就立刻生出些许莫名的惶恐。

“我是学生会的，姓王。是这样的，后天下午市里有家企业要来咱们学校捐资助学，学校准备搞个座谈会，到时候报社和电视台会来现场报道。我们想让你作为特困生的模范典型在会上发言，稿子由我们这边负责，你看你抽空儿到我这里来一趟，准备一下，好吗？”

“王老师，对不起，我这边这几天很忙，抽不出时间来。再说，我也不是特困生，您还是找别人吧。”李玉庚一口回绝。

“你不是特困生？不会吧？我这边的名单上有你啊……”

“不好意思，王老师，我还有事，再见。”李玉庚没等对方把话说完就挂了电话。

“刁你的娘！”李玉庚用江西方言低声骂道，大学四年里他最憎恨的就是类似的活动，每次众目睽睽下站在台前，就像衣不蔽体的乞丐接受别人的施舍和廉价的同情，这让他觉得羞辱，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既然想帮助别人何必非要弄得那么大张旗鼓那么政治化呢？李玉庚知道以前学校有个贫困生因为用勤工俭学赚来的钱给自己买了些只有“正常学生”才有权享用的日用品而被很多人斥为“忘本”，仿佛贫困学生就不是人，就注定要过那种饥寒交迫的生活似的！我们穷人家的孩子也是有尊严的啊！好多次他都在心里愤愤不平地怒吼。

张群很好奇地凑过来问：“谁啊？谁来电话把你气成这样？”

“没啥事儿……”李玉庚的好心情被这个电话一下子弄得很糟。

电子书

“和女朋友吵架了?”张群没心没肺地追问，李玉庚摇了摇头，不愿多说。

“喔，我知道啦李哥，”张群看着他，突然摆出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神秘地压低声音道，“肯定是出国培训的事儿，对不对?”

“不是啦，真的没事儿，电话是学生会来的，让我回去帮他们干点儿活儿，哪是啥好事儿啊。”李玉庚被张群的疑神疑鬼弄乐了，忙解释。不过，在公司里，出国培训的确是所有人最关心的头等大事，而张群由于家里的关系，偶尔会爆些内幕消息出来，这也是李玉庚喜欢和他接触的原因之一。

“唉，李哥，有时候我真羡慕你。”

“我有啥好羡慕的?”

“羡慕你学得好啊。我这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哪怕能有你一半的水平，我也可以有机会去日本潇洒一圈啊!”张群沮丧地说，表情夸张。

“我也没啥水平，书呆子而已。”李玉庚嘴上这么说，心里却非常受用，脸上也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得意神情。

“啥也别说了李哥，接下来那批肯定有你，到时候去了日本可别忘了咱兄弟啊，回来时也给哥们儿带点儿日本电器啥的。对了对了，别忘了，当年小日本占领咱东北可是烧杀掳虐没少干坏事，去了搞不成东京大屠杀，至少也要好好地糟蹋一下日本女人，给咱中国人长长脸，替咱父老乡亲们报报仇!”

“得了吧，八字还没一撇呢，咋能轮到我呢。”

“绝对错不了!这批肯定有你，你就等着请客吧……”

张群最后这句话算是说到李玉庚心坎里去了。公司每年下半年都会派一批新人去日本，一般每批去两三个人，去了之后，前一批再回来。李玉

电子书

庚对自己一两年内成行日本很有信心，现在连张群都这么说，自然觉得把握更大。

和张群闲扯了一会儿，李玉庚不再说话，扎进电脑屏幕里忙活起来，他知道自己没有闲聊的资本，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无非是学有专攻，就更加不敢怠慢。

一直忙到了下午五点多别人都下班走了，李玉庚才猛地想起下午和骆蔚约好在图书馆见面，顿觉懊恼，赶紧大步流星地往出跑。

东北的冬天，下午五点钟外面已经全黑了，橘黄的路灯照射在积雪融化后冻成的冰面上，冰面闪闪发光，下班的人流和车流无不小心翼翼地移动着，唯恐出现意外。李玉庚可顾不上那么多了，风一般冲出大门，从台阶上直接跳下去准备五步并作两步地往图书馆赶，可才跑出去没几步就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倒在公司门口的马路上。

“你……你没事吧？”一张充满关切的俏脸居高临下地出现在李玉庚的视野里，正是骆蔚。

“我没事儿，”李玉庚拉着骆蔚的手站起身来，“对不起，骆骆，我一忙就忘了，所以……才想往你那里快点儿跑。”

“没关系，我知道你忙，就直接赶来了，走吧……”说完，骆蔚温柔地挽起李玉庚的胳膊，两人依偎着向前走去。

步履合一的脚步踩在冰雪交融的地面发出阵阵碎裂的咔咔声，也踩住了他们合在一起显得有些扭曲的巨大倒影。

电子书

2

骆蔚是在李玉庚向她表示爱慕与好感后，又过了差不多半年才逐渐接受他的。倒不是她像别的女孩那样故作矜持耍手段，而是她内向羞涩的性格使然。其实，从一开始她就动心了，尽管她表面平静，心里面却早已澎湃荡漾乱了方寸，好在李玉庚的追求虽然有些缩手缩脚但还算执着，这种温柔谨慎和舒缓持久的方式让她感觉很舒服，可以慢慢享受个中滋味，循序渐进地接受一个完全陌生的男孩子。

我从薄雾中走来，要去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不管路过的行人有多么匆忙，多么寂寞，多少离索，我都将珍惜每一刻……

骆蔚在李玉庚追她的那段时间给自己的信里写下了这段话，骆蔚知道，或许这不过是从一场迷雾走到另一场迷雾，但这又有啥大不了呢？相比起以往她那乏善可陈的单调生活，以及她对浪漫爱情的渴望和苦苦等

电子书

待，未来早已不那么重要了，她宁愿把未来的事儿交给妈妈去操心，自己只投入地恋爱就好。

所以，从一开始骆蔚就爱得浓烈痴迷，根本没有其他任何杂念，全部心思都扑在了李玉庚身上。骆蔚还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每次她一走进图书馆，就肯定会察觉到一缕灼热的目光紧紧跟随着她，那么的坚定不移，那么的肆无忌惮，她去开架区找书时，只要周围没人，李玉庚肯定会鬼鬼祟祟地靠拢过来，东一句西一句地搭话。不过，李玉庚的泡妞技巧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经常说话结结巴巴，有时一句话都没说完就自己先把脸憋红了，而且明显看出是事前准备过，却又临场发挥不佳而不得不跟自己生气较劲的结果。其真情状之可爱，每次都把骆蔚逗得憋不住想笑。

当一个羞涩内向的人在一个相对单纯封闭的环境里，遇到另一个比自己更紧张、更害羞的人的时候，自然会放松下来，骆蔚就是这样。

“同学，能告诉我你叫什……什么名字吗?”这句几乎是初相识阶段李玉庚每次的开场白。

“我叫骆蔚，骆驼的骆，蔚然成风的蔚……”骆蔚微笑着说。前几次她都是笑而不答，任由他一个人在那里磕磕绊绊地发挥，大概没想到这次她竟然痛快地回答了，李玉庚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竟有些不知所措再次结巴起来，滞涩之处还不由自主地挠了挠脑袋。

“好……好……你……你还好吗?”

“我挺好的，你呢?”这是骆蔚平生第一次和同龄男生如此这般放松平等地交流，虽略显羞涩却也毫不紧张。

“我……我也很好，我叫李玉庚，木子李，玉米的玉，华罗庚的庚……”

“我知道，”骆蔚勇敢地直视李玉庚，“你早就告诉过我了……”

“是，是吗?”骆蔚的直视让李玉庚有些局促不安，骆蔚憋不住笑了,李

电子书

玉庚才稍有放松地跟着笑起来,陌生感消失了，气氛融洽起来。

“骆蔚同学，我想给你朗诵一首诗歌，可以吗?”笑过之后，李玉庚没那么紧张了，说话也不结巴了。在骆蔚鼓励默许的目光下，他单脚翘立，手扶书架，开始朗诵——

“致橡树……”李玉庚深吸一口气并咽了口唾沫，声音逐渐高亢，“舒婷——”

矮如果挨泥（我如果爱你）——
就唔像拌圆给凌霄发（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加妮给高枝得色喔私咖（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矮如果挨泥（我如果爱你）——
就唔学知情给刁儿（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围柳阴宠复单调给锅趣（为绿阴重复单调的歌曲）……

“哈哈哈……”都没等李玉庚念完，骆蔚就再也没办法控制地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一度不得不扶着书架蹲下去；李玉庚郑重其事的表情，加上不知是否故意的混杂着古怪江西口音的声情并茂，让她觉得好玩到了极点，平生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这么放肆地大笑。

也不止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
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电子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